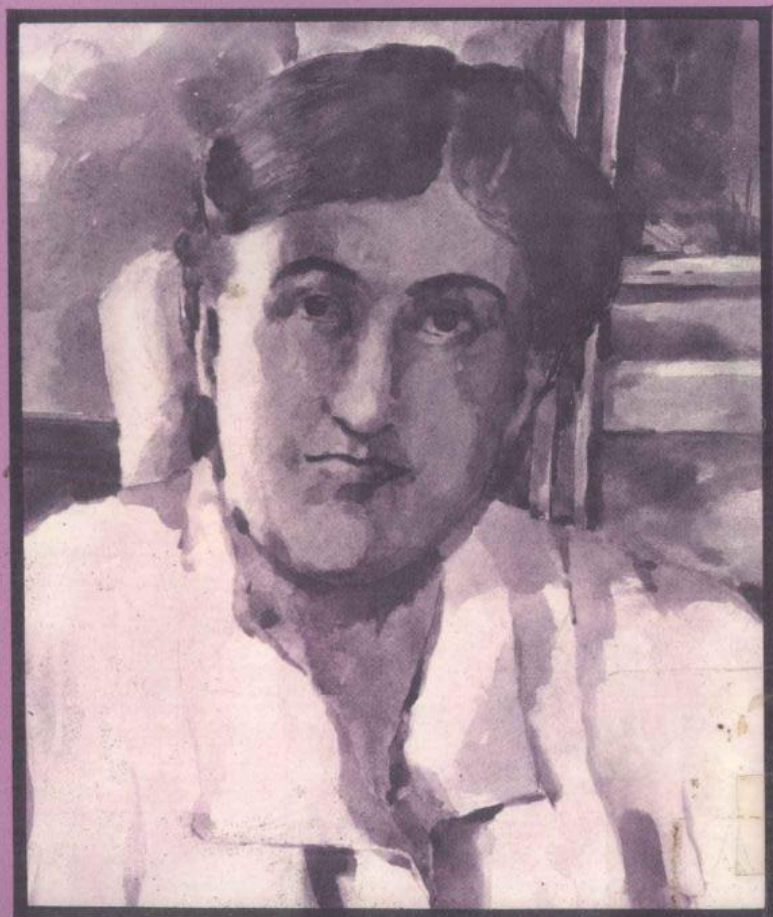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53

我的安東妮亞

凱塞 著 湯新楣 譯





世界文學全集

緣起
我的安東妮亞

凱 塞 著
湯新楣 譯

遠景精選版

P.53

我的安東妮亞

世界文學全集 R ㊟

著者	凱	塞
譯者	湯	楣
發行人	沈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7 5 2 — 5 5 9 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24—9號	
定價	新台幣80元	港幣14元
初版	中華民國71年3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維娜·凱塞和「我的安東妮亞」

湯新楫

維娜·凱塞 (Willa Cather) 女士是美國近代最優秀的女作家，關於她的生平和著作，人出版社在出版她另一部名著「開墾的人」(O Pioneers!) 時，已經給讀者作過一個概括的介紹。凱塞女士的小說一向是以體裁簡約、意境美妙、題材單純活潑見稱於時。一般說來，這位女作家才華方面的修養和成就，多少已受到她在小說中所樂道的那片美國的境域——介乎密蘇里州和落磯山之間的那塊大平原——莫大影響。

儘管像有些作家，辛克萊·路易斯亦是其中之一，曾經用一種可笑和不屑的目光去觀察美國的那段粗獷無華的開拓時期，或者甚至像時下流行的一般美國小說對於純粹的美國民風習俗總是愛作過於苛刻的批評。凱塞女士在本質上，全然不能同情他的這種看法，由於她匠心獨具的才能，以及她對於鄉土、人情、農作、草原、景色等親歷的體驗和了解；更襯托着她天賦的真、美、善底筆法，終於能使她脫穎而出，替美國的文壇開闢了一片光輝美麗的新天地。因此在她同時代的美國作家中間，凱塞女士無疑已被認為最成功的一個，尤其在那些寫「美國開墾」故事的作家羣裏，若從純文學的素質上說來，恐怕還找不出第二個能夠與她分庭抗禮的呢。

「我的安東妮亞」(*My Antonia*)、「開鑿的人」、「亞歷山大之橋」(*Alexander's Bridge*)及「百靈鳥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是在她榮獲普立茲文學獎金以前的四部代表作。自「我的安東妮亞」於一九一八年問世以後，不但大家一致公認它是凱塞女士最偉大的一部作品，並且已把它視為當代著名美國文學小說之一。

「我的安東妮亞」是記述四五十年以前發生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故事，那時候一般移民的生活雖是異常艱困，但在表面上看來，却要比那些駐足東部大城市裏的居民較為優閑而有朝氣；至於他們的活動範圍和日常所見所聞，除了那些無垠的草原、莊稼田壟、土窯風磨、鄉村小鎮之外，差不多與外界的一切，全部隔絕。從這本書裏，我們更可以看到早期移居美國中西部（尤指內布拉斯加州一帶地區）的波希米亞人如何忍苦耐勞，披荆斬棘，與大自然搏鬥，卒能逐漸地把荒蕪的原野變成沃田農場，更替他們的第二代與這個新興的國家奠立起一個美滿永久的基礎。像這樣的一部小說，我們簡直可以把它看作一頁人類適應大自然的奮鬥史，或者亦可以當作一頁美妙無比的詩歌看待，讀了不僅可以引人入勝，發人深省，而且也能使大家對美國文學重作一番新的估價。

作者在本書內從記述石家一家人由波希米亞孤獨無助地移至一個言語不通的異土開始，接着又談及寂靜如死的原野長宵；勃登家的長工，傑克和阿傳；勃登太太提高嗓子對石老太婆直嚷，以為她也是聾子；安東妮亞帶頂兔皮帽在田野裏亂奔；傑克和阿傳做完工作回家進晚餐的情形；勃登老先生帶上銀邊眼鏡用着慢而宏亮的音調唸禱文；以及石老頭兒跪在聖誕樹跟前用手指劃着

十字的那種神情等等。以上這些平淡無奇的故事，在別人的筆下，一定決不會像凱塞女士所寫的那麼生動、活潑、可愛。

生長在城市裏的人士起初或許會對凱塞女士的作品感到相當陌生，因為她所勾劃的一些人物和地方對他們一定都很隔膜。在描寫原野景色的時候，她不僅能夠說出許多在字典上都找不到的野花芳草的名稱，而且亦能形容出老玉米收割之後，剩下的枯幹在每日不同的時間所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色澤。她介紹的人物，無論愛桑娜或安東妮亞，都是個性堅強，不亞男子漢，從小便在風霜雨雪折磨下，刻苦操作，百折不撓，終於達到了她們最後的理想。

不錯，一部份人士對於凱塞女士過份富於幻想，以及遇到談論哲學、古詩、戲劇各種問題的時候，往往喜歡故作玄奧，賣弄學問之處有所詬病。但是，假如我們能夠從故事的整體加以批評的話，那麼我們深信像漢格·華爾浦所說：「『我的安東妮亞』已被公認為近代美國出版最優秀小說之一；」H·L·曼根譽為：「沒有一本愛情小說，不論男作家或女作家所寫的，能夠比得上像『我的安東妮亞』一半的那麼美」；以及芝加哥每日新聞所稱：「『我的安東妮亞』一書內容充滿着鄉土田野的氣息，短短的一段文字卻能把讀者帶引到遙遠的原野去，又能使讀者感到像那種吹打長草成浪的野風正在永遠吹拂你的臉部」的評語，一定可以在每個讀者的心上引起共鳴。

楔子

去年夏天，正是酷熱欲炙的季節裏，我與傑姆·勃登恰巧同車橫越愛荷華州。我和他是老朋友，從小同在內布拉斯加州一個小鎮裏長大，相遇之後彼此談得非常投機。火車像閃電似的在無垠黃熟的麥田裏奔馳，掠過一個個小鎮、一片片花開如錦的牧場，以及在烈日之下一叢叢漸告枯萎的橡樹。我們坐在一節遊覽車裏，車裏到處熱得發燙，樣樣東西上面都蓋着厚厚的一層紅塵，酷熱和薰人的風引起了我們許多回憶，我們講起一個人童年在這些小鎮裏的生活滋味，這些小鎮裏埋在麥子和老玉米裏，寒暑懸殊：夏天，赤日炎炎，藍天之下，一片碧綠，草木之茂盛，色彩之鮮艷，野草之芬芳和收成之豐富使人有點透不過氣來；冬天，狂風呼呼，雪花飄舞，整個鄉間光溜溜的，灰得宛如鐵片一般。我倆一致認為只有在草原小鎮上長大的人，才能知道其中的奧秘，我們說它正像是一種自然間的友情。

我和傑姆雖然都住在紐約，可是我不大碰見他，他是西部一家大鐵路公司的法律顧問，常常一出差便幾個禮拜，這是我們很少見面的原因之一。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不喜歡他的太太，他的太太人雖頂漂亮、能幹、極有精神，可是我覺得她不易使人感動，性情上也無熱情的表現。她的

丈夫淡泊成性，我想一定使她感到生氣，在她反而覺得幫助一批思想進步、才力平庸的年輕詩人和畫家却很值得。她自己有錢，過她自己的生活，可是她爲了某些原因却仍願意做着勃登夫人。

至於傑姆，雖然屢經失望，人卻沒變，從小那種往往使人覺得十分好笑的風流倜儻的性情，後來反而成爲他以後成功的一個最大因素，他衷心愛好他的鐵路所經過的那片地方，後來那些地方之發展爲他的信心和認識的確也有着重要的關係。

我們在車上談來談去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她就是我們從前都認識的一位波希米亞女郎，這位女郎似乎最能使我們想起那片土地的風土人情和我們的童年。我後來和她完全失去聯絡，然而傑姆在多年之後卻又遇到了她，並恢復了一段十分寶貴的友誼。那天他腦子裏盡是她。他使我覺得好像又看見這位姑娘，而且就在眼前，往昔的感情油然復生。

傑姆對我說：「我常常把所想到的她寫下來。出遠門時，在火車上便如此寫作以爲消遣。」我想看看他所寫的，不過他說假如他果能把它寫完的話，他一定可以給我先觀爲快。

幾個月之後，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冬日下午，傑姆挾了個文件紙夾子來看我，他走進客廳站在那兒烘烘手，然後對我說：

「這就是上次所講的那個，你還想看嗎？我昨晚才寫完的，沒來得及編排，我只不過把我所憶及的寫下來，大概談不上什麼體裁，對啦，連名稱都還沒有。」他馬上進書房，坐下去提筆在夾子上寫出「安東妮亞」。寫完之後，他又皺皺眉頭沉思一下，然後再加上二個字，成爲「我的安東妮亞」。這個名稱似乎使他滿意了。

卷一：石家



當我還在橫越北美中部大平原，似乎走不完的一段旅程時，初次聽到安東妮亞的名字。那時我才十歲，一年之內父母相繼去世，維吉尼亞州的親戚們叫人把我送到內布拉斯加州我祖父那兒去。送我去的人名叫傑克·馬波，是山區長大的一個小伙子，本來在藍岡山下我的父親農場上幫工的，現在他將要隨我到祖父那邊去做事。他的閱歷不見得比我深，在我們那天早上動身投奔一個新世界以前，他壓根兒沒坐過火車。

我們所坐的是普通客車，每過一站便益發難受，身上也越來越黏。賣報的向傑克兜銷什麼，他便買什麼：糖菓、橘子、銅領扣、表墜子、還替我買本「傑西·詹姆斯傳」。我記得這是我平生所讀的最滿意的一本書。過了芝加哥以後，有個友善的客車管理員前來照拂我們。他對於我們所去的那一帶地方情形非常熟諳，我們在表示對他信任以後，他便給了我們許多的指教。他似乎

飽經人情世故，無論那兒都去過，談起話來，遙遠的州和城市的名字隨口而出，他戴着他加入的各兄弟會的戒指、別針和徽章，就是連他的袖扣上面也都刻滿了奇紋怪字，他身上所刻的字比埃及墓碑上的還要多。

有一次他坐下來和我們談天，告訴我們前面那節移民車裏有一家子是渡洋而來的，要去的目的地正和我們相同。

「那一家人除了一個女孩子之外，都不會講英文，就是那小女孩兒也祇會講『我們去內布拉斯加州的黑鷹鎮。』她年紀比你大不了多少，大概十二三歲，可愛得像塊新洋錢一樣。傑姆，想不到前面去瞧瞧她？她那雙棕色的眼睛才好看啦。」

他這句話使我害羞，我搖搖頭，一本正經坐下來看「傑西·詹姆斯傳」。傑克對我點點頭，表示贊許地說和外國人接觸會生病的。

渡密蘇里河和整天在內布拉斯加州境內走的情形我已經不太記得。大概也許在那個時候由於我已經渡過許多河流的關係，因此對它不再感到有什麼興趣了，內布拉斯加州使人注意的一點祇是靜寂，整天都是那麼沉靜。

火車到達黑鷹鎮時，我正縮成一團在紅皮椅上睡覺。傑克把我叫醒，牽着我。我們跌跌踉踉地走下車，木搭的月台上的人拿着燈籠跑來跑去。我看不見什麼鎮市，連遠處的燈火都沒有，四周僅是一片漆黑。火車頭走完長程之後正在拚命喘氣。火箱裏冒出紅光，照出月台上站着一堆人，四周滿堆着箱子和包裹，我知道他們定是管理員所提起的那家移民。有位婦人繫着一條有流蘇

的頭巾，抱着一個小錫箱，她把那箱子當作小孩似的摟得緊緊的。還有一位老者，個子高高的，背有點駝。兩個半大的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捧着油布包，還有個小女孩一把緊揪住母親的裙子。不久有個人提着燈朝他們走去，說起話來聲音來得個響。我側着耳朵傾聽他們，因為這絕對是我頭一次聽人講外國話。

另一盞燈冉冉而來。一個好像嘻嘻哈哈的聲音說：「喂，你們可是勃登先生家裏的人嗎？如果是的話，那你們就跟我走吧，我叫阿傳。我是勃登先生的長工，我是來接你們的。傑姆，你到西邊這麼遠的地方來，怕不怕？」

我抬頭在燈光下瞧瞧這個新面孔。他簡直像從「傑西·詹姆斯傳」那本書裏走出來的人物。他戴頂牛仔寬邊大帽，寬皮帶，發亮的皮帶扣，鬍子尖端往上翹得挺挺的正像犄角一樣。他長得活潑而帶點兇相。我當時覺得他一定有段來歷。一邊頰上有條長長的傷疤，使得他的嘴角變得可怕人。左耳祇剩下半截，面色像個紅番，無疑長着一副亡命之徒的臉相。他跨開長統高跟皮靴在月台上走來走去替我們找行李的時候，我看出他實在很瘦削，可是肌肉相當結實，腳步輕快。他告訴我們要有一段很長的路，最好即刻就走。他領我們到拴馬的地方，那兒拴着兩輛大車，我看見那家外國移民擠上一輛車去。另一輛是我們的。傑克和阿傳坐在前頭，我則躺在後面稻草堆上，蓋着一張牛皮。那家移民的車子向黑暗中轆轤而去，我們則在後面跟隨前行。

我想入睡，可是車子顛得我直咬舌頭，不久便覺渾身疼痛。稻草壓平以後，我躺的地方漸感發硬。我輕輕地從牛皮被裏爬了出來，跪在車旁朝外面張望，外面似乎沒有什麼可瞧的；既無籬

笆小河，又沒有樹木、山丘或者田隴。就是有路，在隱約的星光之下也看不出來，只有光光的一片土地；它不能算是鄉間，只是造成鄉間的原料而已。一點兒不錯，只有光光的一片土地，我知道它稍爲有點高低不平，因爲一走到一個低窪地方，車輪常常會和車煞軋住，後來再搖搖晃晃的爬上去。我覺得整個世界都被遺棄在後面，我們已經越過人世的邊緣。我以前從來沒有抬頭見不到已經看慣的山嶺。可是現在呈現在眼前的却是整個蒼穹。我並不相信我父親和母親正在天上瞧着我，他們或許還仍在小河邊的羊欄，或是沿着通到山上牧場的白白的路上找我，我甚至於也把他們的靈魂遺棄了。大車繼續顛簸前進，把我帶到不知何處的地方去，我不承認還存有點想家的念頭，就是這輛車永遠到不了任何地方也沒關係，天地茫茫之間，我彷彿渺小得簡直消失了。那天晚上我沒做禱告，我覺得在這裏命運註定該怎樣便怎樣吧。

2

天亮前到達祖父農場時的情形我已經記不起來，因爲做重活兒的馬車走了差不多已經二十里的路程。我醒來已是下午。我躺在一個小房間裏，小得不見得比我躺的床大多少，牀頭上的窗簾在和風裏輕輕飄拂。一位高高的女人站在床前，望着我，她頭髮是黑的，棕色的皮膚已經起了皺紋，我知道她一定是我的祖母。我可以看得出她曾經在哭，可是我一睜開眼她就笑了。她期待似

地盯着看我，然後在床腳那頭坐了下來。

「睡得甜嗎？傑姆。」她的音調很輕快，可是轉眼之間，聲音就變了，好像自言自語似的說，「哎呀，你多像你爸爸？」我想起父親從前是她的小孩兒，他睡過了時候，她必定常常進來也像這樣把他喚醒的。她一面用晒黑的手拍拍我蓋的被，一面說：「你的乾淨衣服在這兒，不過你先跟我下廚房去，在爐子後面洗個熱呼呼的澡，把你的東西帶下來，家裏沒有傭人。」

我覺得「下廚房去」這句話很奇怪，從前我在家裏一直只聽見人說「在外面廚房裡」。我拿了鞋襪跟她穿過客廳，走下一層樓梯到了地下室。這地下室隔開兩間，在樓梯右邊是飯廳，左邊則是廚房，兩間房都會塗過灰泥——灰泥直接抹塗在牆上，就好像以前土窖似的。地是洋灰的。在天花板稍為下來一點的地方有幾個小的半型窗子，懸着白色的窗簾，深深的窗臺上有一盆盆天竺葵和蔓草。我一進廚房便聞到烘薑餅的香味。那爐子非常大，周圍鑲着光亮的鍍，爐子後面靠牆放着一條長的木凳和一個鋁盆，祖母把冷熱水朝盆裡倒下去。她把胰子和毛巾拿來之後，我便告訴她我一個人洗慣了的，用不着別人幫忙。

「你耳朵能洗乾淨嗎，傑姆？真的嗎，那好極了，我說你是個能幹的孩子。」

廚房很舒服的，陽光穿過西面窗子直照到澡盆裡面，一隻藍灰色的大貓走過來，身子偎倚着鋁盆，並且好奇地對我望着。我洗的時候，祖母便在廚房裏忙，一直到我急着嚷，「祖母餅恐怕焦了！」她笑着出來，手撥弄着圍裙好像在趕小雞似的。

她身材修長，背有點駝，頭愛向前伸，好像在瞧或聽遠遠的什麼東西似的。我大了以後，相

信她所以有這種姿勢，只是因為她常常在想好遠好遠的事物，她腳步很快，一舉一動都有勁兒。她的聲音高而尖，而且常常含帶不放心的音調，因為她非常希望樣樣事都循規蹈矩，她的笑聲也很尖，或許有點刺耳，可是極有聰明味兒。她那時候五十五歲，身體健朗，非常能吃苦。

我穿好衣服之後，便到隔壁的長地窖裏去逛逛。這個地窖是造在廂房的下邊，牆上也用灰泥塗成，而且也是洋灰地，另有樓梯和通到外面的一扇門以便工人出入，牆根底下有一個地方是給他們做完事之後洗澡的。

祖母忙着弄晚飯，我則坐在木凳上和貓玩，聽說他不但能捉小耗子、大耗子，而且還能捉地鼠。地上的陽光逐漸地向樓梯口那裏移去，我和祖母談起我來時一路的情形和那家波希米亞移民；她說那家子將是離我們最近的鄰居。我們並沒有提起她曾經住過多年的維吉尼亞州農場。後來大家都回來了，我們坐下吃飯的時候，他才向傑克問起老家和那邊的朋友及鄰居。

我祖父不大開口，他一進來的時候親我一下，而且很慈祥的對我說話，可是他並不是感情洋溢的人。我對於他那種從容持重的態度和個人的莊嚴，頓時升起了一種尊敬之心。我也立刻注意到他鬚髮的雪白鬍子，我曾經聽過一位傳教的說那倒像個阿拉伯酋長的鬍子。他那禿了頂的頭把鬍子顯得格外神氣。

祖父的眼睛可不像個老年人的，藍晶晶發出一道光亮的神采。他的牙齒既潔白又整齊，一點兒沒毛病，出生以來從沒有找過牙醫生。他的皮膚却很嬌嫩，容易被太陽和風吹晒得發燥。他年輕時，頭髮和鬍子都是紅的，他的眉毛如今仍然是古銅色。

我們坐下來之後阿傳和我兩人彼此偷偷的瞧來瞧去。祖母在做飯的時候已經告訴過我，阿傳原先是奧地利人，來到美國時還是個孩子，一直在西部礦工營和牧場裡過着流浪的生活，他鐵打的身體多少受到山地肺炎的影響，因此暫時祇得遷至氣候比較溫和的地方來。他在俾士麥——我們北邊一個德國移民的居留地——還有親戚，可是替祖父做工已有一年的時間了。

一吃完飯，阿傳便把我帶到廚房去，輕輕的告訴我房裏有一隻小馬，是在拍賣的時候替我買的，他曾經騎過試試看牠有沒有壞脾氣，可是却發現牠是位君子，牠取名叫「花花公子」。阿傳把我要知道的統統說給我聽了，他做驛站馬車伏時在懷俄明州的一場大風雪中怎樣會把左耳失了半個，和怎樣拋個套索等等。他答應第二天太陽落山以前用套索捆頭小公牛給我看看。他拿出他的「傢伙」和靴刺給我和傑克看，還有他最好的一雙牛仔靴，靴統上面還刺着很醒目的花樣——有玫瑰花、同心結還有沒穿衣服的女人，他一本正經的說這些女人都是天使。

我們臨睡以前，傑克和阿傳都被叫到客廳裏去做禱告。祖父戴上銀邊眼鏡讀了幾首聖詩，他的聲音那麼動聽，讀的又那麼有趣，我真恨不得他所選的正是創世紀裏我最愛的幾章中的一章。他念起『細拉』這個字的調兒使我凜然起敬，這全句話是：『主將為我們的繼承遴選品德兼優的雅各。細拉。』我不知道這個字的意思，也許他也不知道。可是他念出來，就像有神諭似的，成爲一個最神聖的字眼。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跑出去看看。聽說我們的房子是黑鷹鎮以西唯一的一所木屋——一直到挪威移民居留地那裏才有幾所木屋。我們的鄰居都是住土屋和窖洞，雖夠舒服可是不十分寬敞。我

們的房子地下室不算在內有一層半高，木架是漆上白色的，它坐落在我認為是農家庭院的東頭，風磨就靠近廚房，從風磨那邊地勢逐漸往西傾斜下去一直到達馬房穀倉及豬欄那邊。這個斜坡被人踐踏得既禿又硬，又被雨水沖出彎彎曲曲的土溝。老玉米苗床後面，淺淺的山溝底下是一個小的泥池塘，四周長着棕灰色的柳樹。我們家門口就是通往郵局的道路，這條路穿過院子繞着小池塘，然後順着逐漸高起的地勢，朝西蜿蜒，它沿着西方天邊再繞過一大片老玉米田，這塊老玉米田之大是我向所未見，舉目所及只有這塊田和馬房後面種蘆粟的一塊是和整個草原不相連的。其餘地方在我的目力所及，盡是一片粗粗的、亂蓬蓬的紅草，大都長得和我一樣高。

屋子北邊，在扒過土的防火溝裏長着密密的一排槭樹，樹雖矮，葉子可是甚密，葉色已經轉黃。這排樹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英里長，可是却要費去很大的眼力才能辨識出來，因為紅草似乎快要把它們，和在鷄埕後面的一片梅子樹都給遮蓋住了。

我四周一望，覺得草長在地上就好像水在海洋中一樣。草的顏色使得整個大草原彷彿染了酒斑，也好像海藻初泛上岸。草波隨風盪漾，整個大地猶如正在奔跑不止。

我祖母出來的時候，我幾乎忘了了她。她戴着太陽帽，手裏拿着個裝穀子的袋，問我要不要和她到菜園裏去掘些洋山芋回來做飯。

奇怪得很，菜園離開屋子有四分之一哩遠，要經過牛欄，走上一個山溝。祖母叫我瞧瞧她腰帶上掛的一根粗粗的木棒，棒頭是用銅皮包的。她說這就是她的響尾蛇棒，假若我到菜園裏去，一定要帶根粗棒或者一把割老玉米的刀；她往來於菜園與房屋之間所打死的響尾蛇可着實不少。